

2019年旅途中遇到的一些人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1-06 18:29

是你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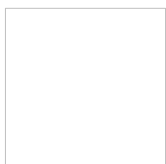
2019年从3月开始一直到9月，除了4月中短暂回国在家里呆了两周之外，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都在旅途当中，从北美到东南亚，到大洋洲，到高加索地区，到中东，到南亚，走了差不多11个国家和地区。旅途结束在9月份的缅甸，因为在印度的时候找到了工作，所以就停下来收拾东西准备回加拿大了，我那个时候差不多也疲倦了，在曼德勒的三天时间里，也是因为阳光曝晒，我几乎都用来躺在旅舍里休息了，开始对一切意兴阑珊起来。

旅途中除了一些不得不看的历史古迹，我对很多旅游推荐的项目都兴趣不大，有时候专门往没有游客的地方跑，在土耳其的Sivas，奥玛问我，你来这儿干啥？还来两天，很多人都是路过，一天都不停的。在伊朗去了西边Kermanshah和Lorestan省，伊朗游客都不太常见的地方，可我觉得挺好，山川湖海我看得不少了，很难让我再有不得不去的冲动了，而且还有那么多制作优秀的自然纪录片，它们带我看到的要比我自己可以获得的更难得。对于历史文化遗迹也如是，我反而觉得从书本影音上能获得更多，至于能不能到现场，反而是次要，到此一游更像是一个归档结束的印戳，证明已阅。唯独人，那些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见到过的千千万万的其他人，一来我不太相信二手渠道得来的信息，或者说因为对人的认识相比山河旧物更主观化，我没办法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同样的认知上的感受，所以我更倾向于自己来认识下，那才会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感受，我不想只做一个民族志的读者，二来他们真的就是个谜，一个不太可能获得答案的对象，也因此只得一次又一次访问。我能在我的想象中给万物一个我想要的描绘或者补充，足以以假乱真或者至少自己满意，甚至更好呢，但想到其他的人的时候，我知道无论如何尽力都是徒劳而已，我想象不出该去怎么想象一个人。

就按时间和地点的顺序，记下我能想起来的旅途中遇到的一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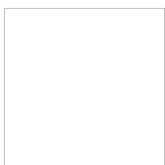
1 波士顿

伟大的美利坚的诞生地之一，顺着freedom trail自由之路走了一圈，讲美国独立运动和战争的开始。3月初的波士顿还在下雪，路上遇见一个在德克萨斯工作的日本大叔，之前在中国工作过，我们俩就相伴踏雪而行，路上经过一个博物馆，他还给我买了门票，说一起进去看看吧。想到18世纪末，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还没开始，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还是一片模糊，祖上甚至自己就是英国人的英属北美殖民者们，因为一些经济上的原因（税），就宣布独立建国了，念及此，对于时下基于各种原因的分离倾向好像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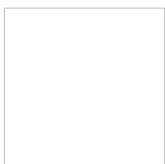
在波士顿的时候认识了Mikayel，没见过，网上认识的，他说他在波士顿开披萨店，如果我来了可以去看看，请我吃披萨。我一路闲逛着就过去了，真的给我做了一个披萨。Mikayel是亚美尼亚人，在海外的亚美尼亚人比在亚美尼亚这个国家的还多（差不多三分之二都在海外）。我当时还没想好之后的旅行路线，但和他说我可能去你的国家啊。后来五月份的时候真的去了，离开了之后给他发信息说我去亚美尼亚，他说啊你早点告诉我啊，我让我朋友照顾你。我能看出来他当天工作挺累的，但还是兴致满满地和我说了他的祖国，他在美国差不多9年了吧，偶尔回去过，他还说他不太想做披萨店了，想开车带着自己的猫去旅行。

我在北美认识一些移民，无论自己的国家多么千疮百孔或者当时如何惹人厌让自己千方百计想要离开，在异乡回忆起来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当初那么激烈的情绪了，言辞温柔，甚至能看到defence的冲动。说不上所谓的离岸爱国，感觉更像是前任，分手的何种原因不清楚，但都不计较了，偶尔还念及对方的好。说要回去呢？感觉不太可能，或者说“那也要看对方啦”。



波士顿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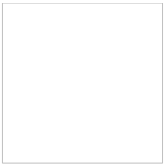
在波士顿的时候住在查理和詹妮弗家里，查理在哈佛读食物化学的博士，但是是新墨西哥州人，我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波士顿来的女生，因为感觉处处傲慢，让我对波士顿这个白左精英大本营的地方很难有亲近感。查理和詹妮弗完全不一样，亲近友好，因为研究食物，具体是发酵方向，家里吃的喝的都是自己动手做的，自己酿啤酒，红酒，各种好吃的料理，然后家里还有两只猫两只狗，我觉得算是神仙生活了。如果他还喜欢写论文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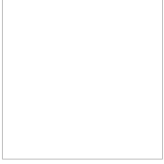
统战工作还需努力啊

2 亚特兰大（乔治亚州），伯明翰（阿拉巴马州）

去亚特兰大主要是看朋友。乔治亚和阿拉巴马两个州是美国南方州（deep south）的代表了，尤其是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Montgomery是内战时期南方州的首都，电影《绿皮书》里边，主人公的目的地就是伯明翰，阿拉巴马最大的城市。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很多著名事件都在阿拉巴马，当时种族隔离政策坚定支持者的州长George Wallace在1963年的就职仪式上宣誓，“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 当年6月，州长本人亲自站在一个大学大厅门口阻止两个黑人学生进入，即使在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公共学校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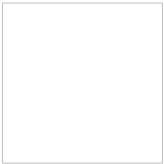
绿皮书，华盛顿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伯明翰16th Street Baptist Church，63年3K党在此策划的爆炸炸死了四个黑人小女孩

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在种族隔离的程度和造成的荒诞惨剧上，除了密西西比，阿拉巴马无出其右，这也可能是出生在亚特兰大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大部分的时间都活跃在阿拉巴马的原因之一。之前看卡尔维诺的《美国日记》，他在60年的时候到过美国南方，还在阿拉巴马亲身经历了一次冲突，一些白人暴徒（3K党等）把黑人围在一个教堂里(具体记不清了，手边没书查证，但我知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在美国南方看到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让生活在欧洲的卡尔维诺感到陌生和震惊。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纽约，又有谁不喜欢纽约呢，南方的黑人们不也是一直向北，向纽约迁徙么。



一列内部车厢实行种族隔离的火车，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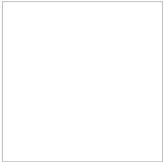
今天呢？朋友说美国的南方似乎直到今天都还没从内战中恢复过来。北美一些城市空心化现象严重，这从上个世纪中就差不多开始了，有钱的中产白人阶层搬到郊外，市中心只是办公场所，以及流浪汉和黑人活动地方。3月时候的，因为一场寒流，本该温暖的亚特兰大温度骤降，本来就无人气的市中心（如果不是一些大学的学生出现）更显冷清，挺拔高大的政府建筑旁边就是各种乞讨或无所事事的流浪汉，绝大多数都是黑人。我在伯明翰的感受类似，白人似乎只出现在室内的办公场所，或者午餐时间出现在去subway买三明治的路上，下班就开车到郊外的房子里。亚特兰大的地铁里，我都能看到最多的是亚裔和非裔乘客。

和朋友从美丽的Savanna回亚特兰大之后，我自己又开车去了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阿拉巴马到今天还是美国最保守的州之一(可能都没有之一)，去年刚通过反堕胎法案，最高判刑99年。在那里认识了Akash，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印度古吉拉特人，现在自己生活在伯明翰，我说你们印度人真的是比我们中国人还能满世界跑啊，之后我也去了印度，也是计划之外，所以旅行啊。Akash说你不也是么，什么游客没事儿会来伯明翰呢。

我白天在伯明翰市中心逛了，很depressing，顺着“民权运动之路“的轨迹看了。又去了伯明翰市美术馆，看到了一些国家大馆才有的藏品，想这么一个穷和落后地方，居然有这么厉害而且免费的美术馆，朋友说，因为那些是南方最早的有钱白人建的，有钱人很有钱的。晚上Akash带我去他朋友家一起玩桌游，朋友们各个种族和语言的都有，加上我这个中国人，美国真的是个种族大火炉啊，烧得霹雳啪嚓的，外边的人看得好热闹。

但我放弃了去州首府蒙哥马利的计划，开车回亚特兰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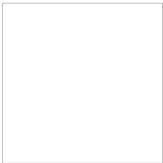
3 华盛顿DC



蒙德里安，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去华盛顿主要是去看博物馆的，在国家美术馆里呆了两天。第一天去见Steven，怀疑是不是他真名，主要是他工作性质比较神秘，感觉是给政府工作，经常去其他国家出差，一去很久。Steven说他家不在DC，在弗吉尼亚，离Dulles机场更近，然后我就从巴尔的摩机场赶去另一个机场了。Steven父母是萨尔瓦多移民，我说我之前去中美洲的时候萨尔瓦多还没和中国建交呢，很厉害，我都去不了，他自己出生在美国，自己一个人住，还租了好大的公寓，而且也不经常住，晚上在他地下室的家庭影院一起看了电影，他喜欢摩托车，还买了一个二手的三轮侏子摩托车，说明天开这个送我去DC。第二天早上戴了头盔手套，还可以通话，我坐在侏子里，很招摇，DC温度不高，但也还好，沿着一条在树林里蔓延的路前往DC市，路两边很多非富即贵的乡间大别墅，如果不是天气，感觉像美国电影中19世纪的庄园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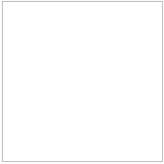
在DC还认识了Suhas，一个很不一样的印度人，因为在我见过和知道的solo背包客中，印度人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你想一下，你上次见过一个独自出门旅行的印度人是什么时候？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爱跟团或者至少和朋友家人三五成群，但Suhas几乎把工作（北美码农）之外的时间都用在了独自出门旅行和准备旅行中，足迹遍布五大洲，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从委内瑞拉回来，我说你知道那里什么情况吧，他说知道，是不太安全。我将要结束自己的旅行的时候，他说他也从格陵兰岛回来了。



DC

4 台湾

三月下旬在台湾半个月，中间还在香港转机，没想到之后香港的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台湾的部分在之前的日记里写过了，大部分人都提到了。因为路上认识的都是年轻的朋友，所以知道的也多是他们的想法，我感觉他们和大陆已经是不一样的了，我们受到的历史政治教育不同，更何况即使同样的教育，不同的生活环境都能塑造出不同的人。有时候会羡慕台湾的年轻人，至少他们能说想说的，有时候又觉得在这种两岸对立的环境下，要说的能说的都被捆绑或者操控在一个立场上，似乎也挺没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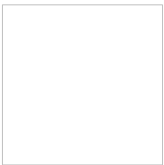


山在虚无缥缈间

好在台湾经济还行（这里又该有辩论了，如果什么什么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两边都可以用这个假设的逻辑），台湾护照还好用，但据我所知，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已经不承认台湾护照了，在亚美尼亚遇到一个台湾游客，还要用大陆颁发的一个旅行证入境过关。到了亚美尼亚之后，她说要去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有争议的纳卡地区看一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此领土有争议，居民多为亚美尼亚裔，已经宣布独立，只有三个自己都不太被承认的政权承认），她说感觉和台湾的国际地位很像，所以想去看下，我自然理解。在台北的时候也认识一个用这个旅行证进出格鲁吉亚的台湾人，立场非常绿，不知道说服自己接受大陆颁发的这个旅行证的时候会有什么心理困难么，或者说护照嘛，国家嘛，工具而已，实用就好。

5 新西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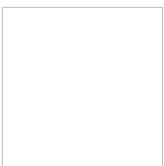
到新西兰也是为了看望朋友，所以行程匆匆，只呆了两周。落地奥克兰感觉和多伦多、温哥华一样，一直是移民国家就没有变过，从最早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人等到现在中国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



奥克兰

从奥克兰到惠灵顿的途中遇见一个中国东北大叔，一句英语不会，但是是自己来的，我很好奇，路上聊起来知道他来奥克兰不是旅游的，虽然拿得是旅游签证，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给他女儿找个学上，以及自己能不能找个工，想移民过来。因为他女儿在国内是体校打乒乓球的，之后就不上学了，他觉得到这边上学会更好，他自己是一个推拿正骨医生，说什么工作都可以。

到了惠灵顿，天还没亮，他提前联系过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渠道，一个阿姨，通过别人介绍的他的东北老乡，已经在新西兰快20年了，英语说得我也听不懂，看来这里的中国移民社区可以，完全不需要英语都可以生活。



惠灵顿国会大厦

阿姨把我们带到国会大厦旁边的一个咖啡店。虽然听下来感觉还是模糊，但大概知道了她的经历，她很早就移民过来，来新西兰之后好像做过房地产方面的投资，退休之后，主要是做一些志愿的福利工作，帮助新移民等

等。感觉阿姨神通广大，认识不少人，律师，国会议员等，这个咖啡店就是她和她律师朋友经营的，目的不是赚钱，主要是给朋友们一个聚会场所，现在目前在翻修，但其实也营业，阿姨给我们做了荷包蛋还有烤面包等，中途还进来两个客人，阿姨都还招待了，虽然英语说起来让人费解，但客人下单点餐吃饭，但我看出来客人并不满意，她们也很困惑，觉得自己来的是不是一个咖啡厅，我感觉阿姨也不是这里做饭的，就顺手帮个忙而已，还招呼一个年轻人进来喝咖啡，特别热情，就是让人特别困惑。

那个叔叔住阿姨的朋友家里，本来也想让我过去住。然后就是听阿姨给他分析工作移民的事情，但前途悲观，他毕竟一句英语不会说，而且拿的旅游签证，其实也没办法工作，然后大叔时不时透露出来想先黑下来，再想办法接女儿过来的念头，阿姨听了忙阻止，还让我在旁边帮忙劝：使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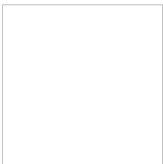
我不清楚新西兰的移民状况，但这种违法的事情，还是先劝了再说。但我感觉大叔不太听，他自己也觉得：那怎么办呢？

对啊，那怎么办呢？你去移民论坛里看下，多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焦急地问同样的问题，怎么到加拿大，怎么到美国，怎么到澳洲和新西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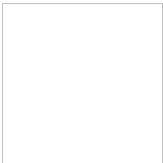
之后我就和他们告别了，不知道大叔之后如何了。他的签证和旅游行程都是中介安排的，我问了价钱，大概知道他为何不甘心就此回去了。

还想起来在奥克兰的时候，公交车坐错了，公交车司机，一个绑着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把我带到终点站，又联系同事问同事的公交车到哪儿了，然后说不行，你还得跟着我坐我车。印度锡克教徒和中国广东福建人一样，遍布世界主要移民国家。

在惠灵顿的时候住在一个巨大的青旅里边，厨房里的冰箱都有三个，餐桌可供两套耶稣和十二门徒的班子表演，一些看起来长住，应该是拿打工度假签证，猜是在等工作的间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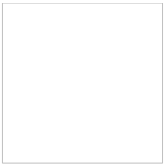


雾气很大的库克海峡



马上到南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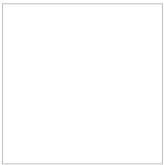
坐渡船过了库克海峡，然后沿着南岛的东北海岸向下去基督城，一路风光无限，丘陵地形，羊群散布，一点一点，缀在草坡，之后又沿着趴满海豹的海滩，山也高了起来，看到雪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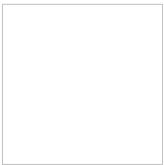
kaikoura

在基督城里遇见杨，他就是最早拿了打工度假签证，之后又移民，已经在基督城买房置办产业了，盘了一个小商店，还把后边的屋子租出去，俩室友，一个阿根廷，一个捷克，也都是拿的打工度假签证，说本国经济不行。

四月的时候，清真寺的枪击案发生不久，植物园前边堆满了献花，很多花都还没有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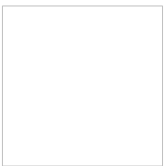
只能看kiwi标本了，申请新西兰签证的时候还特意写到我想去看kiwi



基督城植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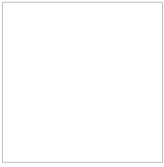
从基督城到皇后镇的路程我是搭车去的，新西兰国家小，交通费贵，其实适合自驾，路上看到很多开着房车的，我这个背包客就选择搭车好了。两地之间接近五百公里，我早上出发，下午四点到了。

早上因为下雨天气不好，撑着伞，先是被公交车司机告知，往前走点，前边更好搭，位置大，然后等了一会儿，一个来南岛出差的新西兰人载了我，路上雨很大，已经是新西兰的秋季了，草木凋灰，到一个岔路口我们要分开了。下车之后发现这个路看起来不像主干道（后来知道这个小国家，国道规格就是如此），天气又不好，有点担心车流量，车确实少，但很快有一辆房车停了下来，再一看还是中国人！高叔叔和他妻子开着房车在新西兰南岛旅游，这是他们第二次来，之前开车游了北岛，他们一路把我送到了Tekapo湖，他们要在那边停一晚，我则要继续。他们两个也是完全不会英语，导航之类的都是中文，我还挺佩服。



lake Teka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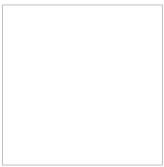
看了下Tekapo湖之后我回到路边搭车，很快被一对开房车旅游的新西兰人载上了，他们去皇后镇，我说我挺幸运，剩下的两百多公里的路程直达。我坐在房车中间，也没办法和他们说话，就看着路两边的河湖山谷一一掠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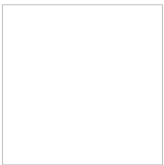
去皇后镇的路上

朋友的妈妈住在皇后镇附近的Arrowtown，他们刚好也过来拜访，所以我们就约这里见面，然后再一起回他们住的达尼丁。皇后镇是旅游的地方，游客很多，更多的是中国同胞们，之后就是朋友带着我在这里和达尼丁玩了几天，不表了，很感谢他们。

他们是一对恋人，我在加拿大读书时候的室友，毕业之后他们就回国了，谁会不想念新西兰呢。



lake Wakatipu



看到了takahē, 更大体型的不会飞的鸟，在达尼丁的Orokonui Ecosanctuary

6 中国西北，甘肃，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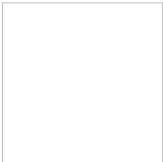
从新西兰回国之后在家呆了两周，然后取道西北出国，从乌鲁木齐飞到阿塞拜疆的巴库，我原计划是从外高加索地区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到欧洲，从欧洲回加拿大，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都已经和我家人说了再见，沙扬娜拉满含深情的那种，然后到了9月又回国了，surprise，但他们应该还是很开心看到我又回来了。

在兰州短暂停留了下，去了敦煌，然后到了新疆。在新疆就和当年去西藏的感觉一样，那是我我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警力戒备，但新疆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说太多肯定会被审核屏蔽。

从乌鲁木齐到库车的火车上，认识了旁边坐着的几个朋友，一个是要去阿克苏看望女朋友的宁夏回族男生，一个在昌吉上学毕业回南疆叶城县的维族小姑娘，叫Fatima。维族小姑娘的汉语说得还行，虽然有些发音不准，她说他爸爸被抓去了监狱，被关在吐鲁番那边，她爸爸是个货车司机，跑新藏线到西藏那边，具体原因？她说不知道，估计她也很难知道。小姑娘在叶城县医院工作，非医疗岗位，知道我出国旅游之后，说他们的护照都很难拿到，平时要去外地也得村子里批准才行。

这些我都听说过，读书的时候，班上就有两个新疆过来的学生，先在民族大学读预科，学习汉语，然后入学，所以她们年龄比我们大一些，虽然那时候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些网上关于新疆的消息。

宁夏的那个回族男生和维族小姑娘聊起他们共同的宗教，和正在他们彼此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声音还低了下来，怕引起注意，我看到火车车厢挂着一个横幅“民族团结一家亲号欢迎您”，他一边手指着天，另一手捂着胸口，说经书可以烧，但那个是烧不掉的。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不通，只是因为宗教一样，彼此很亲近，那个回族人，按说应该和我这个汉族更近，可是，隔阂就是如此。



民族团结一家亲

在甘肃省博和新疆省博都看了做得很好的丝绸之路主题的两个大展，一路看过下来，不论策展方想强调和透露出什么（至少在喀什博物馆，我看到不少对展品介绍意味深长的删改），我也只觉得是历史往复，人群迁徙，哪有什么是不变的事情的呢，只不过揭开历史伤疤，看到很多流血暴力而唏嘘，可是历史又很少教育到我们，我们还怀有一样的对彼此的仇恨，它们和善意一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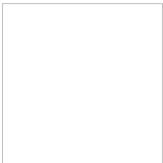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对于这些谜一样的东西，我都只有这样和自己说。

在库车县城的公交车上碰到三个日本女游客，在新疆外国人只能到指定接待住宿的地方，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懂这里的语言，我自己都不懂，也多是和汉人交流，她们要多大的兴趣啊跑到这里，而且还坐公交车，跟我一样，靠感觉上下车。

库车王府旁边的村子的警戒让我感到不舒服，没太停留就继续南下了。

我走G217，从库车，沿着塔里木河，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和田，一共647公里。在路边伸手搭车，不太好搭，一个在南疆工作的四川人载了我，他已经在这边很久了，做干枣水果生意，今天去阿拉尔，我就在阿拉尔停了一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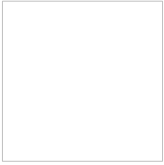
阿拉尔是个兵团市，就在沙漠旁边，再往前走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我住在一个四川人开的宾馆里边，在市里随便逛了逛，这里几乎都是各地来的汉人，工作学习生活，也有出生于此，口音各异，多甘肃。



塔里木河

第二天搭车去和田，4百多公里，搭车很顺利，因为就一条路，前边是无人区，目的地只能去和田。载我的是一对维族夫妻，在和田的一个学校工作，似乎还是领导级别的，他们汉语很不错，应该是经常和汉人接触和打交道。他们很热心，给我吃的喝的，和大叔一路上交流一些问题，但我没问敏感的，担心他因为立场会为难。

那是我第一次在沙漠地区行走那么远，两边全是沙子和防沙固沙网，还有枯死的胡杨树，沙子的存在会陪伴我在接下来南疆的整个行程，想起来卡尔维诺《阿根廷蚂蚁》中的蚂蚁，令人恐惧不安且无处不在的东西，在南疆生活会不会有类似的感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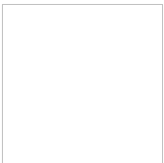


塔克拉玛干

路上的加油站照旧要下车安检，只允许司机进去，然后路上还有两道人车分离的安检，行李都要拿出来，看我是汉人，查得并不仔细。

到了和田，我让他们直接送我到车站好了，我在那边找个住的地方，而且还得买第二天到莎车的车票。

在火车站旁边遇见一个扛着大麻袋行李的人，像是外来务工人员，问了，果然是，不过是要走的，他是凉山彝族人，叫吉瓦马里，从那边跑过来在和田旁边一个砖厂干了几天，觉得被骗了，似乎是工资不够，决定走人，见我的时候正扛着全部行李找银行取钱买车票。我陪着他一起找到取款机取了钱，然后在火车站旁边找了个住宿的地方，买了车票，洗了澡，两个人一起去和田县逛了一圈。他初中之后就不读书了，在成都和天津的砖厂都干过，我知道那是很辛苦的工作，他说赚钱多，卖力气吧，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妻子在家看着，还给我看了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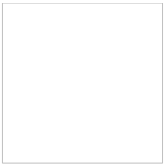


扛着包的吉马瓦里

他要买到汾阳的车，说在那里有人给他介绍了工作了，但没有直达的，需要到哈密转车，我看了下他行程，接下来的两三天都要在火车上度过了，和从凉山来的路程时长差不多。后来我们再联系的时候，知道他已经回老家了，说虽然外边可以赚钱，但还是老家好。

从和田到莎车的那列绿皮火车里全是沙土，从狭窄的窗台到座位，一包纸都不够擦。我也不知道为啥要去莎车，反正来了，就停下来呆了一天，我记得黄昏的时候，漫天沙尘吹了起来，遮天蔽日，想起来小时候，我的家乡北方，也是有沙尘天气的，已经很久没见过了，现在只有雾霾而已。

可能因为支援建设和重点扶持的原因，南疆的这些县里，一些大型公共建筑都建得宏伟气派，比如车站，工厂，体育场，可是没有人，车站巨大的广场上一个人没有，什么都没有。



莎车

在喀什呆了两天，感觉是旅游淡季，老城的游客也不算多。喀什人自然也见惯了游客。在南疆的几天感觉很奇妙，我知道这里是我的国家，但又处处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或许我本来就是。

8月份的时候，我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从一个山里徒步翻出来，一个拉达克藏人和我说，这边离喀什（噶尔）很近，翻个山就到了。我兜兜转转一圈，发现离当初离开的地方不远。

我才恍惚觉得，国家和边境线这些政治概念是会造成幻觉的。我们其实并没有离得很远。

接下来是行程是外高加索三国，土耳其，伊朗，印度，尼泊尔和缅甸。
待续。

（然后，我看到你们的留言，但微信公号有回复时间限制，就没办法回复了，总之，新年快乐吧就！）